

“五地”绘同心

■ 黎贵英

进入八月，十堰的暑气还未散去，武当山的晨雾已有了几分秋意。站在丹江口大坝上眺望，一库清水在阳光下泛着碎金般的光芒，北去的江水一路无言，却把十堰与北方紧紧连在一起。

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已十二年了。十二年来，这库清水日夜北上，润泽了北方大地，也浇灌出京堰协作的繁花。如今，这朵花结出了新的果实——“五地”。

“五地”是什么？是首都产业承接地，是国资国企协作地，是学生思政研学地，是文化旅游康养地，是绿色有机食品供应地。

五个名字，五条纽带，串起一座城市对接首都的万千可能。

今年6月11日，十堰召开京堰对口协作暨“五地”建设工作推进会。会上，各个部门的人坐在一起，讨论着如何把这张蓝图变成实景。气氛是热烈的，也是沉静的——大家心里都明白，这五个“地”，每一个都承载着十堰人对未来的期盼。

8月3日，十堰市政府办公室正式发文，建立了“五地”建设工作机制。文件不长，却字字千钧。它把“五地”建设从一张蓝图，变成了有制度、有分工、有路径的系统工程。

那一刻，我想起十二年前，也是这样的夏天，也是这样的会议，只是那时是保送水，今天是促发展。十二年间，从“一库碧水永续北送”到“五地”建设，十堰与北方的情谊，从一条水脉，长成了一片森林。

产业承接地，是十堰最踏实的拥抱。北京太大了，大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产业在生长，也有旧的产能需要疏解。十堰不远不近，恰好是可以承接的所在。

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、生物医药、算力产业、低空经济——这些词听起来很远，却在十堰的土地上一点点变得具体。

锦葵的夏日哲学

■ 张志刚

今年夏天刚一进伏，炎炎烈日说来就来了，昼夜不停地炙烤着大地。万物都在这盛大的酷热中被迫发声，蝉鸣急促，草木垂首。

由于体重的原因，我每天蜷缩在空调房里，半步都不想挪。周末翻看手机，不经意间，我瞥见手机上一朵花的照片，只有片言只语的介绍，说这花可以开一整个夏季，并且适合中国大部分地区。于是我请教了AI，这才知晓，我窥见的这株花叫锦葵。

锦葵，寓意锦上添花、一举夺魁。这么好的寓意，为什么没能入国人的眼？我着实有点不解。细想之下，虽然它的名字好听，但它终究太过普通了。它跟昙花一样，是短命的，近乎残酷地“朝开暮谢”。没有牡丹的磅礴，也缺乏夏荷的清雅。即便它顶着再好听的名字，也很难被真正看重。实质上，它就是一株野草。

不过这株草一整个夏天都在开花。它的花瓣轻薄得如同旧时宣纸上晕开的淡墨，边缘带着并不规整的弧度，花心向外辐射出紫红的脉络，金色的蕊蕊沉静地立在中央。清晨迎着微光绽放，午后盛极，黄昏便渐渐垂落。一朵花，只有一天的寿命，感觉实在太短了。可它又分明是慷慨的。花瓣落了，花托还在，新的花苞早已在枝头悄悄孕育。从初夏到深秋，它接连不断地开着——可谓“隐忍一夏遍地开”。

这株草，充满了不矜不伐的朴素。单

今年5月18日，北京十堰企业商会二届三次会员大会暨助力打造区域协作“京堰样本”大会在京举行，200多位企业家坐在一起，谈的不是乡愁，是合作。当天，丹江口市人民政府与丹江渔村文旅农融合投资项目签约，一批又一批企业把目光投向十堰。

一位在北京打拼多年的十堰企业家说：“从前我们往外走，是因为家乡机会有少。现在我们想回来，是因为家乡有了‘五地’。”

产业承接地，不是一个概念，是回家的路标。

国资国企协作地，是十堰最稳当的肩膀。

北京的国企，带着资本、带着技术、带着市场，来到十堰。不是单向帮扶，是双向奔赴。

“北京企业十堰行”活动将成为常态，股权合作、共同投资成为桥梁。北京的国企在十堰找到新的生长空间，十堰的产业也在国企的带动下向上跃升。

这是一种深沉而持久的托举——“国之大者”的担当，国企巨轮的动力，正缓缓注入十堰这片土地，生根、发芽、茁壮成长。

学生思政研学地，是十堰最清澈的回响。

在十堰，有一笔宝贵的财富——红色基因、武当文化、汽车工业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，这些资源禀赋串起来，就是一部鲜活的爱国教材。

北方的孩子们来了，他们在丹江口大坝上听移民的故事，在武当山的晨钟里习练太极，在东风公司的老厂房里触摸工业的脉动，在革命旧址前感受信仰的力量。他们或许还不完全懂得“南水北调”四个字的分量，但他们会将日记里写下：“我们喝的水，是从十堰流过来的。”

朵短暂，群体绵长，与我们这些平凡人何其相似。我们也许只有很微小的能量，改变不了大环境，却依然愿意从每一个清晨开始，把自己的本分做好，把自己的日子撑起来。

它从不躲避炎热，也不抱怨贫瘠。别人笑它出身草芥，姿色平庸，它却把自己的生命底色熬成一种清苦的回甘——莫莫此身如草芥，偏藏一瓣清心怀。那一点点紫色的清冷，便是它在滚滚红尘中固守的体面。

世人常言“隐忍”，总以为是把委屈咽进肚子里。可我在锦葵身上看到了隐忍，不是憋屈，而是一种通透的豁达：不羡慕别人的高光时刻，不贪恋无关的鲜花与掌声。守得住自己煎焦的一方泥土，扛得住漫长夏日的炙热焦灼。这种静默的守望，比任何震耳欲聋的呐喊都更有力量。

中国人骨子里，大抵都有几分锦葵的影子。不求万众瞩目，不求恢宏伟业，只是于寻常烟火里认真度日，在岁岁流年中踏实前行。纵使无名史册，无数普通人还是如锦葵般向阳生长，以长久的坚守，构筑起世间最坚韧的家园根基。更有一种自在安心的态度，像锦葵一样，迎着酷暑把花开好，迎着秋风把籽结下。不管你看不看，我都在这里；不管你懂不懂，我自度尘埃。

这，或许就是人关注锦葵的意义吧！

云雾深处一脉茶香

■ 李隆睿

百二十年的珊瑚朴树、五百二十年的山毛榉，它们相依相偎，枝干虬结，被当地人称为“母亲树”“夫妻树”。老辈人说，这三棵树是有灵性的，它们见证了一段流传了五百年的故事——那是一段关于茶、关于情义、关于孝德的人间佳话。

相传明朝时期，深山之中住着秦王氏母女二人，以采茶为生。一个雨天，她们救起一位晕倒在路旁的赶考书生，名叫方有德。在母女俩悉心照料下，书生渐愈，并与女儿秦秀英暗生情愫。待到书生进京赴考时，秦王氏变卖家中值钱家当，为他凑齐盘缠。书生跪在老人面前，含泪喊出一声“娘”，立誓必当报答。后来方有德高中进士，却因政务耽搁，两载后才得以回乡省亲。归来时，秦母已然病故，门前新坟一座，秦秀英哭倒在碑前。方有德悲痛难抑，为报恩德，辞官归隐，守孝三年，并在山中修建老母庙，以祭奠秦母。守孝期间，他在深山里开垦茶园，将对秦母的感恩与对秀英的深情，都化作手上的一芽一叶，潜心钻研制茶技艺。三年期满，他与秦秀英拜堂成亲，从此携手相伴。他当年种下的茶树，便在此生根发

十堰市京堰研学教育指导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我，这两年北京的研学团越来越多了。老师们说，这里的思政课是“活”的——不是坐在教室里听，是站在历史现场看，是双手触摸，是心灵震撼。

水是流动的教科书。让北方的孩子们来看看水源地，让思政课走出教室、走进十堰的山水之间——这就是学生思政研学地最深情的育人密码。

文化旅游康养地，是十堰最温柔的名片。

武当山的云海，丹江口的落日，竹溪的森林，房县的黄酒——十堰的山水，有一种治愈的力量。

6月，十堰市委老干部局去了北京，对接康养文旅合作。双方谈得很深——银发研学、康养旅居、老干部疗休养、老年教育资源互通。老年人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颐养身心，十堰恰好有最干净的空气和最清甜的水。

文旅康养地，是十堰回馈北方的一份温柔。

绿色有机食品供应地，是十堰最质朴的馈赠。

竹溪的绿茶、贡米，房县的香菇、黄酒，丹江口的柑橘、翘嘴鮰，郧西的马头山羊、香椿——“堰品进京”，让十堰优质农特产品直达北方人的餐桌。

助力打造区域协作“京堰样本”大会上，丹江渔村、调水源头、堰水进京供应链集团等企业联合发布了“有机农产品供应地在京联盟”倡议。十堰的企业家们想把最好的东西送到北方去——不是水，是土地上生长的所有。

食养身心，是最接地气的“一泓清水永续北上”。

“五地”建设的背后，有一套温暖而有力的机制在运转。



在水一方。刘昆摄

市级统筹、市县一体、部门联动、京堰挂联团队协作——五个“地”，五条线，拧成一股绳。

挂职在外的十堰干部在北京的胡同里奔走，梳理着北京的产业外溢清单；驻守家乡的同志也在盘点十堰的承接能力。每季度的研判会，有数据、有思考、有方案，更有对这份事业的热忱。

站在八月的江边，听着涛声，望着北去的江水，心里有一种踏实的感觉。

十二年前，十堰人用牺牲和奉献，把清水送给了北方。总书记嘱托“一泓清水永续北上”——这是世世代代人尽责、久久为功的事业。丹江口库区的几十万移民，背井离乡，含泪告别故土；一代又一代的守水护水人，日复一日，默默守护着这条生命线。

这份情谊，北方人民记在心里。十二年中，这份情谊以“五地”的方式，回到了十堰。

首都产业承接地、国资国企协作地、学生思政研学地、文化旅游康养地、绿色有机食品供应地——每一个“地”，都是北方对十堰的回应，也是十堰对北方的承诺。

以十堰所能，服务北方所需；以北方所能，助力十堰发展。

暮色渐浓，江水依旧北去。我知道，这水里有几十万移民的乡愁，有世代守水护水人的汗水，有北方人民拧开水龙头时的甘甜。而在这水之外，“五地”正在生长——像汉江岸边的稻田，一粒一粒，饱满、丰实、充满希望。这就是十堰与北方的故事——不惊天动地，却源远流长；不轰轰烈烈，却生生不息。

水脉在，情谊就在。“五地”在，未来就在。确保“一泓清水永续北上”，“五地”落地生根，丰收便指日可待。

故乡

■ 周海波

故乡怯怯地藏在

秦岭余脉的褶皱里

深深地扎下

我生命的根

风爬过铜色的山岩

一半是炊烟的微甜

一半是冰霜的惨白

白天，太阳在崖壁上靠着树梢歇脚

夜晚，月亮在谷底下枕着鼾声入梦

记忆中的故乡

风很冷 天很高

心底住着一个孤独的小孩

躲在树影婆娑的傍晚

悄悄发呆

饥肠辘辘的童年

盼望泥土中长出更多的粮食和蔬菜

旧书包和新草鞋

点亮每一个黎明

那二十里的黄土路啊

被踩得坎坎坷坷

长姐如灯

■ 杨荣彬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我们兄妹四个像田垄上的瘦苗，挣扎着生长。我是家里的老二，大姐长我两岁，为了撑起这个家，她把自己燃成了一盏灯。

记得无数个清晨，大姐会早早起来，一手拽着我，一手拉着妹妹，走在崎岖的上学路上。她的手心很糙，那是帮母亲干活磨出的茧子。她成绩极好，是父母黯淡眼神里的一道光，也暖暖地照着我和弟妹，成为我们仰望的方向。

十一岁那年，我考上离家十多公里的房县二中。周日下午去上学时，父亲把十几斤重的米袋和咸菜罐拴在扁担上，再压到我的肩头。扁担的棱子嵌进肉里，火辣辣地疼。我走一阵，歇一阵，哭一阵，天擦黑时才进校门。那一路的漫长与沉重，几乎压垮了一个少年对远方的所有向往。

姐姐知道后，没多言语，下一个周日，她早早站在门口说：“我送你。”从此，那条长路上多了两个交替挑担子的瘦小身影。扁担在她肩上时，她抿着嘴，脖子上的青筋微微凸起，脚步却走得稳稳的。换到我肩上一会儿，她就会说“还是我来”，又把担子换过去。送到校门口，她抹一把额头上的汗，转身往回走。寒来暑往，姐姐用她比我宽不了多少的肩膀，为我挑了整整两年的日月星辰。

后来，我去了偏远乡村教书，日子清苦，时常断炊。姐姐来看我，里外走了一圈，摸摸冰冷的灶台，看看空荡荡的米缸，眼睛红红的。她站在低矮的屋檐下，轻轻拍我的背说：“好好工作，别操心家里，一切有我呢。”她走后，我在硬邦邦的枕头上，摸出了叠得方方正正的五十块钱。那时，她刚参加工作，月薪五十八元。

我调进县城时，无处落脚。姐姐那时新婚，住着姐夫单位分的一间斗室，不过二十来平方米，却硬是在隔壁为我借来半间空房。此后一年多，我每天下班，都会回到她那溢满饭菜香的小家里——今天是腊肉炒蒜苗，明天是蛋花青菜汤，姐姐总会换着花样来。可我知道，那腊肉是她从牙缝里、从夜班费里省下的，她把最好的肉，都拨到我和姐夫碗里，自己只夹些边角，还连连说：“我在厨房就尝过了。”

岁月推着我们兄妹四个各自成家，夫妻口角、妯娌磕碰，生活的砂砾无处不在。每到此时，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总是大姐。她那间小屋，成了我们共同的心灵驿站。

后来母亲被查出肺癌晚期，她执意不治，怕人财两空，也怕拖累我们。是大姐站了出来，声音如锤：“咱妈苦了一辈子，拉扯我们四个，没过上几天好日子。只要有一线希望，我们就治，倾家荡产也要治。”她拿出自己所有积蓄，将手绢包裹的存折搁在桌上，如幼时那个顶天立地的姐姐。我们都跟着掏空了家底。

从此，姐姐的生活就变成了医院和家的两点一线。她请了长假，日夜守在母亲床前。母亲临终时，姐姐轻轻地抱着她，像抱着婴儿，哼着小时候母亲哄我们睡觉的调子。

母亲走后，姐姐肩上的担子仿佛更沉了。她把自己活成了一棵深深扎根的大树，枝叶努力向四面八方伸展，想要荫蔽我们所有人。她隔三岔五给我们打电话，问天冷是否有加衣，问孩子考试如何，问工作可还顺遂；每逢佳节，她家里总是最先热闹起来，手脚麻利地张罗出一大桌菜，不断地招呼这个，照应那个……望着她忙碌的背影和满头银发，我仿佛又看见当年那个一手牵我、一手牵妹，走在晨光中的小小身影。

都说父母在，人生尚有来处。我们的来处，早已隐设在时光深处。但姐姐站在时光的河岸上，一针一线，将我们这些四散漂泊的枝蔓，重新缝补编织，凝成一个牢固而温暖的新家。她持续地燃着自己，为我们亮着一盏永不熄灭的灯。那灯光不耀眼，不炙热，只是那么恒久地、温柔地亮着，就足够照亮我们脚下的路，让我们在茫茫人世间行走时，永远知道，有一处暖光，可以回望，可以归去，可以在疲惫不堪时，获得重新出发的力气。

